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東度記 第十三回 指迷人回頭苦海 持正念靜浪平風

話說梵志見眾道人乃習俗染成，好奇弄法，雖然敲鐘打鼓，結彩揚幡，卻是個燈燭的道場，那裡做得實用因果。見這眾道人齊齊整整，威儀體面，都是有家私勢利的，可以借些來歷，遂他遊方修行之志。乃乘他誇好道妙，就跟進一步說道：「修些有用的道理，必須借勢能行。」眾道人問：「道何勢？」梵志乃說道：「貧道欲借個大大施主、富貴檀越，與貧道成就了這九轉還丹、一真合聖的功德。」眾道人聽了，個個不答。梵志復又說道：「如眾位力量不能一人成就，便是三五人共力合成也可。」只見道人中一人答道：「師父，你要尋大頭腦施主，我這村卻少，往東百里，有一村，名喚勢裡。這裡中富貴人多，有一廟叫做通神廟，廟有一僧在內出家，頗知道術。師父們若到彼處，可以如意。我等此地結會，不過是火居有家眷，焚香課誦，修祈來世因果，況師父說的九轉，不知還甚麼丹？一真，不知合誰家聖？」梵志聽了他言，笑了一笑，便起身辭謝要行。眾道說：「師父既來，請安坐。待我們供奉素齋而去。」梵志師徒聽得前行百里，有勢裡、通神廟，哪裡肯久住，吃了些素齋，師徒們往前行去。後有指明水火龍虎道法詩。詩曰：

火屬心兮水屬腎，龍虎坎離交相認。
風從虎嘯雲從龍，識得玄詮當謹慎。

按下梵志師徒往勢裡行來。且說密多尊者與元通在靈通關度化了兩裡霧四人，暫住空宅，次早東行在路，師弟子閒敘一路來相逢的人物事跡。元通乃問道：「師父，我等離國度行來，並未見個光明正大善人君子，都逢著些瑣屑。如昨日這關前一起有姓名的眾人，雖被弟子說破了他去，他這心腸，生來不悔，又不知何處去算人！可憐愚昧的，被他勾結坑陷，怎是師父法力，驅除了這業障。」尊者答道：「徒弟，我若不言，你卻怎曉！我若說出，此業人了昏愚，殊為可憫。我如今言與不言，只教你自省悟。」師徒閒敘間，卻走到一處，見四面沒有行人，乃是荒沙去所。尊者道：「徒弟，怎麼這路的大道只因講話迷失？」元通道：「徒弟看來。」元通左望右顧，找尋大路，卻走到一處海沙淺處，見一人踉蹌在水中行走，漸入深洋，若艱難形狀。乃想道：「海中行走，莫非捕魚？試叫他——聲，問個路境。」大叫數聲，那人不應。元通又想到：「此不像捕魚，莫非溺水？卻又如何掙掙鏗鏘、踉踉蹌蹌，宛似迷路失水，無目之人？他一心驚恐，何暇答我！」乃裸衣人海去扯這人。這人摸著元通之手，方才開口，氣喘喘的說道：「老哥救命！我是個聾聵之人，往時到海邊，等販海的商船，乞化些錢來。今早到此，被狂風把我刮倒，不知如何失腳海中。只因雙目不見，哪知東西南北！兩耳不聞，怎聽水響人聲！進前不敢，退後不能，往左不知，往右不識，驚惶苦惱，怕的淹沒死亡。大哥救我登岸，得了殘生，陰功保你福壽。」元通聽了他說，便扯他手，引上海岸。這人上得岸來，謝了元通，就問道：「大哥，哪裡是紅牆廟？」元通問道：「哪個紅牆廟？」這人聽不見，只問紅牆廟，兩個正渾問莫解，卻好尊者近前。元通把這人失水聾聵事情，說知尊者。尊者道：「此人為利失水於茫茫苦海，何不探水勢早早回頭是岸！他既遇救得生，尋家找道，幸喜還不昧良心。這紅牆廟必是他來的路境，指與迷人，便就還了我們大道。」元通聽得尊者之言，乃登岸處，向四面觀望，果然見南來東往，正中左處一座紅牆小廟，便引著這深深拜謝。後人有五言四句叫明。詩曰：

茫茫苦海內，世法迷味多。

岸頭有紅廟，取道必須摸。

話說聾聵人摸著廟牆，便大膽前走，行近半里，就有人來，見這人渾身水濕，便問情由。元通卻把前情說出，因說他耳目不見不聞，失水的寒冷苦楚。行人歎息，因問元通來歷。元通說出東行迷失途路。行人道：「師父，你們走雖大道，此去東路迂遠。近來因人奔新開邪徑，便迷失此途。不是此紅廟尚存，行商過客誰不錯入迷途。前走卻無處棲止，須是這紅廟清淨可住。」元通聽得，與尊者回走紅牆廟來。遠看窄隘，近前卻也不小。高門大殿，宛然一座禪林；邃宇重楹，卻是滿堂聖像。師徒進了廟門，只見殿內走出一個僧人，相見敘禮，便問尊者來歷。尊者一一答應，因問僧人道號。僧人答道：「弟子法名正持。」也敘出家始末。尊者見廟臨海岸，果是塵情不擾，主僧賢德，可共安居，便與元通住下。日間化緣，夜裡打坐。卻說這正持和尚，與尊者師徒終日講些靜定工夫，他方知空門的實行，乃向尊者說道：「弟子雖披剃多年，終日只知接待施主，有時誦唸經文，叫行者敲鐘打鼓，喚沙彌點燭燒香。今朝方識得修行的本業。卻只是有一件，請教師父。弟子禪關未透，凡念每生，習靜不靜，求靜反抗。這卻怎生持守？」尊者答道：「師父？你思名顧義，入道何難？你若求靜，其心即動。」這正持和尚哪裡解悟尊者玄旨，卻又夜夜隨著習靜。一日打坐天明，尊者見他色相變常，靈光卻似入幻景象，乃與元通說道：「正持入定不出，必是業魔纏繞。」元通道道：「正持入定不出，正乃得彼常清，何為業繞？」尊者答曰：「色相失了真常，靈光必有他向。」元通問道：「師何以度？」尊者答曰：「待他出靜，吾自有度。」後有說：

化緣禪和子，幾個識修真？

靜修識得處，須忘食與嗔。

卻說這正持僧人，雖是披剃出家，終日忙忙應教，哪裡知道靜定工夫。只因伴師徒學習，勉強跏趺，便成幻境。卻說他靜中，一靈飛越，有如駕霧騰空；五體端凝，卻似木雕泥塑。忽來嶺畔，偶見白鶴凌霄，遂賞心樂事，誇道：「好白鶴！」怎見得好？看他：

毳毛弄雪，丹頂呈珠。搏風摹漢，上盤桓於九天；展翅垂眸，下瞻視乎四野。山明水秀，都在他頰頰之下；樹頭林杪，盡教的俯仰之間。

這正持方誇揚好鶴，不覺便入了鶴窠，卻飛在半空，遍觀海島。恰好玄隱洞間那一隻病鶴，正在青鬆深處，白石洞前，往來行走，見了正持這靈人的白鶴，意氣相投，便抖擻六翮，屈伸雙足，一翅直上虛空。他兩個翱翔霄漢，俯仰乾坤，見山林樹木蔥翠，崗阜巔巒凸凹，賞心樂處雖多，卻有一纖介意。雌鳴雄不應，乃是一種伴道根因；彼樂此不知，只因兩意不通言語。正持化鶴，雖遂了誇揚心腸，卻入了邪迷境界。又因這心中喜悅，樂處不似人能言語，說出最樂極佳，乃是個不言語的物類，把心一急，便出定覺來。見尊者師徒在堂中對坐，方才說出這段情景。尊者不言，元通乃笑道：「正持，你持守不正，已入幻門，幾成物化。」正持也笑道：「弟子們出家在這廟內，只曉撞鐘打鼓，念佛看經，答應一村施主，收些月米齋糧，哪知止靜坐禪，祛魔絕妄。」尊者聽得，也微微笑道：「坐禪止靜，正是僧家本領，脫卻生死機關。若只攻鐘鼓香花，化緣秉教，便與在家凡俗，只多了幾根鬚髮。」正持了悟，稽道謝教。

一日，與元通海岸閒行，見大海汪洋遼闊，正持乃問元通道：「師兄，你看大海茫茫，無涯無際，世間可有與他比並的？」元通道道：「我與你心胸寬廣，比並也無差。只是莫生風浪。」正持問道：「怎麼莫生風浪？」無通道道：「廣大光明，怎麼教他波濤光湧嚴正說間，只見兩三個海鷗飛來飛去，隨波上下。正持便問：「海鷗來往，是戀海不去，還是海戀鷗來？」元通道道：「還是海鷗相戀。」正持答道：「鷗戀海，海豈戀鷗？」元通也笑道：「如何叫海闊從他來往，有以使他不去？」忽然風生浪湧，見兩隻海舟泊淺。正持又問道：「舟人在海裡，還是海在舟人眼裡？」元通道道：「總是海、舟、人都在這裡。」正持不能解。卻好尊者見二僧閒行海岸不歸，恐其世事觸目亂心，乃步至海邊。果見他二僧站立海之上，見了尊者，端莊恭伺。尊者便問：「正持師有見解否？」正持答道：「弟子與元通師兄，正在此辯難不解。」尊者道：「何事辯問？」正持道：「弟子說：『大海茫茫無邊無岸，世間可有與他比並的？』師兄道：『我與你心胸廣闊可比。』」尊者笑道：「此內大包，法界比不得，比不得。」正持道：「弟子見海鷗來來去去，狀如不捨，不知是海戀鷗、鷗戀海。師兄道是海鷗相戀。」尊者道：「誰教海引鷗、鷗來海、你二人戀戀。」正持又道：「舟人在海裡，還是海在舟人眼裡。師兄說：『總是海、舟、人都在這裡。』」尊者道：「誰教你我都在這

裡？」尊者與元通、正持三個海岸上閒講。

只見海舟裡幾個客人，見海岸三個和尚站立，俱各猜疑。一個說是抄化的，一個說是做道場、吃了齋閒走消食的，一個說是庵廟裡招商接客的。只見一個客人道：「何必猜疑，淺沙可登上岸，相會一問自知。」眾客上得岸來，彼此敘禮。客人便問：「三位長老站立海岸，講論何事？」正持便說：「紅牆廟住處化緣貧僧。」尊者也答應：「附搭在廟居住，欲東行前去。」客人道：「小子們卻也東行販賣貨物，偶遇風波，暫泊在此。二位師父必善法事，便順搭小舟，我等正欲修一善功，祈保風恬浪靜。」尊者聽了，順舟東行。一面謝辭正持，一面附搭海舟。上得船裡，狂風不息，尊者合掌，念了一聲佛號，頃刻風靜浪平。眾客大喜。後有稱揚尊者登舟、平風息浪功德五言四句。詩曰：

海浪洶洶日，天風烈烈時。

慈悲有尊者，靜定仗阿彌。

風既平，浪自息，舟人駕船東撐，卻來到一海洋港口。客商要停泊販賣貨物，尊者便辭別舟人登岸。客商見尊者平定風，同聲乞求道力，擁護行舟。尊者乃將經文一卷，送客供奉。客商方捧經在手，果然天風效靈，轉順而去。尊者上得岸來，方欲問東行大路，只見港口一座牌樓，上有三字篆文。元通識得，向尊者說道：「東行有了路頭。師父，我們行舟，搖搖心倦，且在這牌樓下，少歇息片時再走。」尊者道：「正是，正是。你可將經文取出，誦念幾卷。」元通依言，取出經文，方展卷誦念，便引動港內多人都來聚觀。只見高樹枝頭，一個烏鴉聲叫不休。眾聽經的擲石打飛鴉去。傾又飛一靈鷲來枝，聲叫不住。眾人聽經如故，毫不介意。經文誦畢，尊者乃問元通：「徒弟，你見鴉鷲枝頭同一聲叫。緣何眾人，一惡擲石打鴉，一喜任鴉聒噪？」元通答道：「眾心惡鴉聲惡，故擲石打鴉。眾心喜鴉聲好，故任其噪。」尊者道：「汝言又拘在海舟，都在這裡，哪裡知道善惡？在鴉自取好善，惡惡出自人心，鴉豈自知？況它乃無心音聲，便動了十方法界之憎；人若有心作惡，未有不動了萬年之臭也。」

正說間，只見鴉鷲去又復來，那聽經多人又擲石打鴉，連鷲都驚飛而去。元通偶發一言說：「列位善人，由它罷了。或者禽鳥也來隨喜。」只見眾人中一個老者說道：「你這和尚，怎麼說鴉鷲也來隨喜？我等在此隨喜，便也是禽類也。」元通忙陪笑說道：「貧僧也只為說，人與禽鳥，各隨其性，既飛來，卻被善人以石打去。這其間根因，便有個兩失其性也。」老者道：「如何兩失其性？」元通道：「鴉鷲被石驚去，善人因鳥怪貧僧一言之犯。」那老者聽了元通之說，笑道：「這和尚講的倒也有理。」把手望空一指，說道：「長老，我便還了你個兩全其性。」只見空中飛來兩個鴉鷲，連聲不住。眾人聽得，齊叫：「好老道！」尊者見了，把慧眼一看，對元通道：「此幻法也。海港老人，如何會法？」乃把一手捻了個心印，只見那鴉鷲，化了兩塊石頭落地。老者怒起，說道：「和尚！如何破了我法？」元通笑容恭敬起來，道：「老善人，貧僧往東行度，偶順海船，到貴方化緣，少坐歇息，有何力量敢破老善人之法？且問老善人，何等道法被貧僧們破了？」老者道：「我們有幾個會友，都是在家修行火居道人，平日雖結會焚香課誦，卻人人都拜了師，習學幾種法術。方才見長老坐地誦經，走來觀聽，只因鴉鷲根由，是我偶施小法，怎麼仍還化石？必定長老又有高出我的手段，破了我法。既說東行化緣開度，且請到小村，與我眾道友相會，供奉些素齋，指一條大路前行。」尊者聽了，便起身跟隨老者，過長街，轉小道，卻來到一座高門大戶人家。果然有幾個火居道人，在門前站立講話。見了尊者師徒，都迎入屋內查敘來歷。尊者便說出名號、東行緣由。眾道乃問同來老者，如何得遇二位長老。老者方說出鴉鷲根因。只見一道人說道：「遊方僧道法術手段，強中更有強中手。比如我們有幾件法兒，哪曉得有個法裡法，如前日去的那幾位道眾。」只這一句，有分教，惹出慈悲念度，盡有情因，下回自曉。